

寄 居 | 獎 審 評

電梯停在七樓，緩緩往下。知鴻一抬頭就覺得不妙，來不及走樓梯，電梯門在眼前開啓，樓上的王阿姨牽著狗笑容滿面地看著他。

「去上班啊？」

他踏進電梯，草率地向她點頭致意。

王阿姨倒是很喜歡看到他，排早班的日子，搭電梯時就會遇到樓上這個退休的女人下來遛狗，她是他最厭煩的類型，無論嘴裡流出的刺探式的關心，或是對狗講話時刻意大方溺愛的口吻，還有不經意顯露出來的那股盛氣凌人發號施令般的口吻，總會讓他想起媽媽。他好不容易才離開那個漩渦，不想被扯進另一個漩渦。

「昨天我看到你女朋友囉。」王阿姨和藹地說，那股非常溫柔開明而顯得過度用力的氣息隨著話語降落到他的肩膀，「不錯的女生，看起來乖乖的，很清秀。」

他動動嘴角，但王阿姨完全沒注意到，眼神銳利打量著他，醞釀下一個關於那個女生的疑問。

電梯抵達一樓，叮一聲，王阿姨的狗興奮地亂搖尾巴，率先衝了出去。

他這才慢半拍地放鬆剛剛假裝揚起的唇角，心跳得不太順暢，那是一股終於揚眉吐氣的卑微勝利感與對自己和她的悲憫厭惡混合起來的不痛快，像剛穿進嶄新球鞋，那裡卻先住進一顆小石頭一樣。

但跟他常常經受的其他情緒震盪比起來，這種得上是今早第一個正面的情緒，知鴻也不得不承認王阿姨今天要比平常順眼許多，而一向反應不快的腦袋更是直接忘記剛才一瞬間，

自己曾經閃過要糾正她的念頭。

「王阿姨，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啦。」

要是電梯再晚一點開門，他或許會告訴那個開始顯出老態的女人真相，但也因為沒開口解釋，一個全新的想法開始在腦中發酵膨脹，像新鮮的麵團一樣可喜。

隔壁棟七樓的戴阿姨是他們的房東。三年前大學畢業時姊姊尋死覓活說不回老家，要留在臺北，家庭革命了一個暑假，後來屈服於媽媽的軟硬兼施，回臺南待了一年，隔年他畢業後說也想留在臺北，媽媽流了好幾天的淚，忽然想起她還有個大學同學在臺北，便雷厲風行地租下了戴阿姨留給兒子未來結婚用的空屋，送他們姊弟一起上臺北。

戴阿姨每個月親自來收租，總是順便捎來水果餅乾，他幫戴阿姨開過一次門，負責繳房租的姊姊不在，戴阿姨還是進來坐了一會兒，他惦記著線上遊戲的隊友還在等，戴阿姨問話也答得辭不達意，戴阿姨走前瞟了眼他丟在沙發上的襯衫：「是你的衣服？自己買的？」

下次回臺南老家時床上擺著一些新衣服，媽媽親自挑選要他試穿，幫他扣上扣子時口吻幽怨：「這種素素的顏色才適合你，你是男孩子嘛。」

他不置可否的態度讓她心碎了，她端水果進來時抓到機會又絮絮訴說臺北是多麼糟糕，多麼容易腐蝕純樸的心靈，讓她的兒子都陌生起來了。

他知道媽媽要什麼，但他不想給她。他們母子兩代相似又相反，她對外界尖銳刻薄，只把所有對關係的渴求投注於孩子身上，令她的孩子們也過早學會向外渴求情感依附，在外面

任 容

任容，一九八六年十月生，臺北人。臺大中文系、清大中文所碩士班畢業。筆名李夜。目前於出版社擔任編輯。出社會後試著重拾書寫，用文字凝聚對社會的觀察與對各種議題的關懷。

碰得頭破血流，卻不敢對世界憤怒，唯獨對她殘忍。

準備開店前知鴻問胖子：「我看起來像有女朋友嗎？」

胖子一如往常：「如果你這樣都能有女朋友，我為什麼還單身？」

他伸肘想撞過去，靠近就聞到胖子身上一股怪味，「靠，你是幾天沒洗澡？」

「又沒馬子，誰管我洗不洗。」

領班過來叫他們，遠遠插了一句：「拜託兩個宅男不要老是黏在一起，客人一進門就是一股宅味。」

他們這間火鍋店待遇一直不好，服務生流動率很高，但他住得近，又沒什麼目標，倒是犯賤地待了下來。

只是領班老是換走他的假，逢年過節那些有情人的同事都來相求，店長又喜歡刁難他在休息時間用手機，老是指名要他留下來關店。他曾在臉書上指桑罵槐，結果不知道哪個同事看見了，接下來一個月只排了他兩天的班，他決心離開服務業，私校文組畢業的資歷實在不漂亮，投了不少履歷都石沉大海，最後還是回去向店長道歉。

那件襯衫就是那時買的。本來爲了面試想挑套西裝，在百貨公司高檔雅痞櫃位前躊躇著不敢踏進去，隔壁櫃姐倒是親切地迎出來問他需要什麼。

說不上多漂亮，但女性友善的關懷就足以讓他喜悅得血液都要沸騰。櫃姐拿給他一件黑色絲質襯衫，上面鮮豔的花朵讓他疑惑是不是拿成了女裝，但試穿出來櫃姐替他整理領口，

微涼的手指觸起他頸部肌膚一陣陌生的顫慄，他立刻掏錢付帳。

後來他寂寞的時候就會穿那件襯衫，彷彿櫃姐的手指還在溫柔纏綿地輕撫頸側，爲此吃了兩個禮拜的泡麵也值得。

回家已經很晚了，他提著珍珠奶茶和排了快半小時的鹽酥雞打開門，發現家裡一片漆黑，鞋櫃上五顏六色的女鞋散亂擺著，他嘆口氣，把自己的球鞋放在鞋櫃旁邊的地上。

姊姊的房門關著，裡面透出一絲光亮和啾啾交談聲，偶爾夾雜兩種不同頻率的笑聲；浴室沒人，卻瀾漫著剛使用完的沐浴乳香味，新鮮而惑人。

他帶著換洗衣物走進浴室，掀起馬桶坐墊，底圈一抹乾涸的暗紅。他控制自己的尿流去沖掉那抹血漬。

姊姊和她的生理期總在差不多的時候來，他常聽到她們互相泡黑糖還是什麼茶给对方喝的溫言軟語，那段時間垃圾桶總是塞得滿滿的，而她們總是不知道經血流到了坐墊底部。就像她們也不知道水蜜桃香味的沐浴乳讓下一個使用浴室的雄性多麼難熬。

知鴻著實不知道姊姊什麼時候變成同性戀的。

記得國中的時候好像還不是，那時姊姊暗戀班上一個男生，被好友傳出去，班上男生輪流起鬨姊姊不要臉，醜女也敢發春，姊姊每天回家都哭，鬧得全家雞犬不寧，媽媽氣急敗壞說姊姊是不想求學才故意搞這些有的沒的，於是姊姊咬得自己手臂小腿鮮血淋漓，折騰到一

年後換了班導，姊姊交到新朋友，成績開始往前三名靠攏，家庭風暴才算平息。此後姊姊變成了人人稱羨的優等生，再也不向家人提起自己的事，只挑些值得炫耀的說，件件都讓媽媽在親戚面前講得眉飛色舞趾高氣昂，青春期的風暴被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小小叛逆，而戀愛這種小事在開始論斤秤兩的適婚年齡到來前更是微不足道。

知鴻也是那段時間開始發現自己恨姊姊。

他和姊姊外貌極其相似，看起來苦命刻薄的長臉、無神的下垂眼、厚厚的眼鏡、塌扁的鼻子，在班上也逃不了被欺負的命運，下課時男生女生推倒他踩著他的頭玩，書包進了垃圾桶，上課時老師要班上投票選出最討厭的人，他獲得全班壓倒性的認可；但他卻沒有姊姊讀書的才能，沒辦法靠著成績在勢利的老師和以貌取人的同學心中逆轉得勝。童年時總是忽略姊姊猛誇他可愛的親戚漸漸消失了，他們的話題開始圍繞在一帆風順的姊姊身上，那些日子就和夏日午後的教室一樣難熬。班上女生嫌他汗臭噁心，討好她們的男生便拿起窗邊的鐵水壺淋他一頭，說要幫他洗澡，水從髮梢一滴滴落到眼鏡上，和親戚們過年圍爐時笑吟吟的打探一樣冰涼。而理應和他同病相憐的姊姊會幾何時也不再跟他講話，只是在媽媽歇斯底里地咆哮指責他時用一種溫柔貼心又高人一等的資優生口吻寬慰媽媽，每一句話都把他往泥土裡再踩深幾分，直到沒頂。

她出現在家裡的時候他以爲她只是姊姊的某個朋友，來玩兩天就要回去。

姊姊沒對他解釋什麼，她就這樣登堂入室，每周多搬一點東西過來，他首先注意到一雙

雙款式各異的女鞋在鞋櫃增殖，接著浴室裡的瓶瓶罐罐把他的沐浴乳擠到角落，最後是晾衣服時剩下的曬衣繩短得可憐，明顯和姊姊不同的大罩杯胸罩在陽光下眨著眼睛。他像是寄居的房客，抱著一堆待曬衣物紅著臉不敢走進陽臺。

那天他難得不用留下來關店，提早回家時發現家中燈火通明，卻空無一人。

沿著走廊走近浴室才發現姊姊和她都在浴室裡，轟然運轉的熱水器與水聲間夾雜著一些音樂般的呼吸與交談，旖旎得像色彩鮮豔鏡頭搖晃的歐洲電影。他站在廁所門口被門縫噴湧而出的水蒸氣薰得臉紅，僵在門口好一陣子，腦中遲緩運轉的是一些關於同性戀、還有他看過的女女A片情節。

這可是姊姊的把柄啊。只要媽媽知道，必然鬧得姊姊只能辭職分手回臺南幽居，姊姊這支績優股一旦暴跌，他又是足以堪慰的乖兒子了。

他暫時還不想當媽媽的乖兒子，所以還憋在心裡沒有聲張。

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姊姊都叫她親愛的或是寶貝，只有一次約莫是在跟朋友通電話，說了一句：「李依帆在我這。」

他苦思很久，依凡伊凡依播依帆伊帆，後來擅自認定了他最喜歡的兩個字。李依帆比姊姊小，和他似乎同齡，也是服務業，一頭俏麗的短髮，皮膚白皙，身材纖細，沒和姊姊在一起時總是神情淡漠，他第一次看到她就覺得她長得像《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凌波零。

李依帆洗澡非常慢，他每每被堵在浴室門口等得尿急。戴阿姨這房子超過四十年，蓮蓬

頭出水小，熱水器更常常無預警熄滅，他房間靠浴室近，常聽見李依帆在浴室裡喊著要姊姊去幫忙檢查熱水器，或是遞條毛巾進去，姊姊帶著毛巾開門進去，李依帆嬌聲說自己只是洗澡時怕寂寞，他又隔著牆壁強忍尿意，聽得悠然神往。

他向姊姊抱怨李依帆洗澡太慢，小心翼翼問李依帆能不能找其他地方住，姊姊說李依帆家境不好，父親被中年裁員，窩在家裡找回了當大爺的安全感，母親當了一輩子的家庭主婦，只會羨慕親戚的孩子帶媽媽出國去玩，上面有個研究所讀到第六年的姊姊，全家都指望著李依帆那點微薄的櫃姐收入過活，她受不了才逃出家裡，所以暫時是不能回去的。而李依帆洗澡太慢是因為她們公司只提供一件制服，每天回家都得洗。姊姊講話總是強勢有條理，他聽得義憤填膺，啞口無言。

那天回家姊姊不在，他痛快地洗好澡後聽見李依帆講電話的聲音，和慣常清冷的聲調不同，歇斯底里刮人耳膜。

「我不回去！姊畢不了業關我什麼事？我才不去考公職，妳以為公職有多少人考？要嘛妳就叫爸去找工作，不然就叫姊休學，憑什麼所有重擔都壓在我身上？妳叫誰講道理？爸以前外遇關我什麼事？妳才不分青紅皂白妳才大呼小叫……」

李依帆摔了手機倒在枕頭上嗚咽，連續吼了好幾個為什麼，終於大哭起來。

姊姊進門時他正抓著電腦旁邊的衛生紙，猶豫著要不要拿去放在李依帆門口，他知道這樣很蠢，但和李依帆交談的次數少得可憐，他覺得這樣表達關心會更婉轉更溫柔。

姊姊也吃了一驚，李依帆抽抽咽咽地從多年前她爸還是臺商幹部意氣風發時說起，說到

因為家道中落讓她錯失了出國讀書的機會，她姊姊我行我素，母親把她當成唯一的浮木，所有感情垃圾都往她身上倒，這麼多年來她成了一片巨大空曠的垃圾場，堆滿了腥臭流膿的怨恨和被遺棄的森森恐懼，當她每一組渴望親情的零件都生鏽腐朽後，她母親反而開始對她好，把理應屬於父親的溫柔癡纏都用在她身上，姊姊喃喃自語難怪那次我們去高雄玩才到桃園妳媽媽就打那麼多通電話來……

知鴻想起大學剛買機車那陣子他在暗戀打工的飲料店裡一個女孩，爲了假裝順路載她下班，他花了很多時間說服媽媽。那段时间媽媽照著他的班表每天晚上打電話問他平安到宿舍了沒，他語氣稍有不耐媽媽便軟語央求：「騎車時要想媽媽，別騎太快，就當作是爲了媽媽……」

有一次在女孩面前接了電話，女孩翹著嘴角打趣：「原來你是個媽寶。」

當時氣氛輕鬆，但從此以後女孩再也不給他載。

那時他還沒想通，難過了好幾個晚上，還以爲是過敏犯了忌。他從小鼻塞，口袋裝滿一球球吸飽鼻涕的衛生紙團，四下安靜時他用嘴呼吸的聲音便響得刺耳，和女孩獨處時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貧弱猥瑣，想拉近距離都不敢伸出剛擤過鼻涕的手，他是女生都不會喜歡這樣的自己。

李依帆也過敏，整天對姊姊撒嬌要買空氣清淨機，可愛的女孩子紅著鼻頭沉默地揉著衛生紙團的樣子天生就帶點惹人心痛的委屈，姊姊總說那不方便，李依帆要養家，姊姊的薪水就兩萬出頭，扣掉房租還有水電費、瓦斯費、交通費和生活日用品，偶爾買本書看場電影，

實在沒有餘力再負擔一臺動輒上萬的空氣清淨機。何況戴阿姨遲早把房子要回去，東西多了搬家不方便。

他也期待過戴阿姨收回房子，他正好和姊姊分道揚鑣，但戴阿姨的兒子還在念大學，而姊姊也始終沒有爲了李依帆添購一臺空氣清淨機，他和李依帆仍然隔著一道薄薄的牆壁各自把衛生紙捏成小球。

他不討厭李依帆，甚至對她有種同病相憐的感應，心痛而甜蜜。他只恨姊姊把李依帆帶到這裡，他只恨姊姊擁有李依帆。

這天他下班時順便買了一杯紅豆湯，網路上所有的把妹教學都說女生經期情緒不穩，身體虛寒，最好送上紅豆湯或黑糖薑茶表達貼心，他早上在浴室垃圾桶裡看見了捲起來的衛生棉。

他騎了一小段，把車停在李依帆工作的百貨公司員工出入口，拿起手機虛虛放在耳邊，假裝等人。

百貨公司的鐵捲門已經拉上了，燈火闌珊處幾個人佇立聊天，路邊好幾臺機車遠遠停著，眼睛都望向同一個出口。

他先看到那雙總丟在鞋櫃最上層的黑色高跟鞋才看見李依帆。李依帆的制服是窄裙，她穿著半透明的黑色絲襪，上身套了件外套，她手指緊緊抓著皮包，踏著高跟鞋一步步走過來，他第一次正大光明打量李依帆，他沒想到她的腿這麼美。

他向她招手，她的眼神略顯迷茫，她在打量四周，臉色蒼白，沒注意到他。他吞了口口水，但他知道姊姊沒有機車，他不怕。

「我朋友有事先走了，妳要回家的話順便載妳吧？」他看著她的高跟鞋說。

「不了……我搭捷運……」她仍然在打量路邊那些車，突然抽了一口氣。

「沒關係，剛好順路嘛，省捷運錢。」他遞出安全帽，李依帆又掃了轉角一眼，很快接過安全帽，優雅地側坐上他的機車。

到家時他接過李依帆遞回來的安全帽，順手把紅豆湯交給她：「這個請妳吃。」

李依帆搖頭：「這樣不好意思……」

「沒關係，本來是買給朋友的，妳吃了就幫我解決一個煩惱。」

李依帆接過塑膠膠袋時碰到了他的手指，冰涼涼的，他鎖好安全帽，腿都在顫抖。他想讓李依帆先去搭電梯，他們一前一後回去比較好，但李依帆站在原地沒動，看著他，輕輕柔柔地開口：「別告訴你姊姊喔。」

那晚他的夢境被彩色泡泡填得滿滿的，它們溫暖甜柔地包裹著他，歡欣鼓舞地膨脹增殖，泡泡表面折射的虹彩晃得他眼睛花成一片，像失焦的城市燈景璀璨如煙，紅豆湯的香味縈繞鼻腔，耳邊溫柔的嗓音反覆叮囑，親密狎暱。

這是我們的秘密喔。

「寶貝，我買了牛奶。」

「嗯，我看到了。」

「還有蛋糕，放在冰箱裡。」

「已經吃掉囉，像某人一樣甜哦。」

「某人更甜哦！」

他重新戴上耳機，滿足地瀏覽豔麗小模的粉絲頁。

最近他迷上挑選蛋糕和牛奶。李依帆喜歡的蛋糕店在一個新落成的文創園區附近，他循著垃圾桶裡的包裝查到的。

他也曾算好李依帆出門的時間，幫她買過早餐，但李依帆顧忌著姊姊，總是搖頭拒絕，於是他悄悄買下李依帆喜歡的蛋糕和牛奶，看著它們在冰箱裡一一消失，他的心就一點一點貯滿喜悅。

戴阿姨來收房租的時候李依帆都刻意避出門，這個收租日早晨他躺在床上聽見李依帆自告奮勇要負責打掃。

「我今天沒排班，掃完以後去咖啡店待著，妳下班才打掃來不及。」

「戴阿姨不會進我們房間，客廳掃乾淨一點就好了。」姊姊說。

「對了，妳晾衣服時有看見我的內褲嗎？」李依帆輕聲問。

「哪一件？」

「絲質的，有蝴蝶結那件。」

「會不會掉在洗衣籃裡了？」姊姊匆匆忙忙進出浴室，他摸出手機一看，多半是遲到了。

「我找過好幾次，其實上禮拜就不見了。」

「晾在陽臺被風吹走了？」

「會不會是……」

他下床時踢到櫃子，發出砰一聲，姊姊和李依帆突然都安靜了下來，化成他聽不清的耳語，接著是姊姊匆匆出門的聲音。

他跟在姊姊後面出門吃早餐，以前他很喜歡坐在早餐店裡吃完早餐，那個角度剛好可以不太明顯地欣賞對面飲料店的正妹店員。但今天他沒什麼興致，買了早餐便匆匆回家，李依帆提著吸塵器站在他房間門口，她穿著極短的睡褲和小可愛，看見他開門進來一臉愕然。

「我今天也沒班。」他解釋。

「我順便幫你吸地吧。」她點頭，「今天要收房租了。」

「那這請妳吃。」他遞出多買的那份早餐，李依帆猶豫了一下，接過早餐袋回房間，再度拎著吸塵器出來時換上了運動長褲與T恤。

「請你先去客廳。」

李依帆的聲音清冷冷的，他聽話地坐在客廳吃完早餐，回房間時眼尖地發現李依帆不只幫他吸了地板，原本堆在椅子上的一大摞衣服也都在衣帽架上掛好了，他不禁走出房間，看見李依帆正彎腰吸著沙發下面，從他的角度看去窈窕撩人，宜室宜家。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他成績向來不好，卻也背過一些句子，這時福至心靈，不經意就浮上心頭。

因為他的愛情就要開花結果了。

「你今天休假嗎？」

吸塵器的聲音不知不覺停了，他拿掉耳機才發現李依帆站在門口和他說話。

「呃……對。」

「那可不可以麻煩你陪我去一個地方，有一點遠，不好意思。」

「當然可以。」

「抱歉，本來朋友休假要陪我去，臨時被老闆叫回去了。」

他請李依帆等一下，關了門在鏡子前緊張地檢視自己穿上襯衫後的儀容。頭髮有點長了，上禮拜就不應該偷懶沒去找那惹火的辣妹美髮師；戴上眼鏡看起來很矬，可是騎車時戴隱形眼鏡很容易進砂子；爲了預防汗臭熏到她，他特別多噴了好幾下止汗劑。

李依帆要去的地方在內湖，坐捷運文湖線要轉一次車，他堅持騎機車載她去。李依帆這次穿了牛仔褲，把包包擋在她和他中間，他唯恐自己身上有什麼怪味，一路惴惴不安。

那個地點離捷運站頗遠，騎過一片辦公大樓，彎彎繞繞穿過菜市場，最後才在一間很普通的公寓前停下來。

是那種信箱口鑲在大門兩邊，電鈴掛在門邊的老式公寓。他和李依帆一前一後爬上窄窄的水泥樓梯，扶手上的紅漆剝落得厲害，一層兩戶門前堆滿傘架紙箱，幾乎舉步維艱。三樓主人迎他們進去，鞋子脫在陽臺，才跨過另一道紗門走進客廳。

李依帆是來看房子的，屋主熟練地帶他們瀏覽屋內四房一廳一衛、廚房和小陽臺。他接過拖鞋踩上磨石子地板，白色的日光燈管泛著冷冷的光，屋內有股奇怪的霉味。屋主告訴他們目前比較大的兩間房都有房客確定入住，最小的房間離廚房最近，室內放了單人床、衣櫃後就差不多滿了，再搬張小桌進來根本無處迴身，有種讓人不敢伸展手腳的壓迫感。他抬頭一望，窗戶小小的，開得很高，甚至像他房間裡的氣窗。

李依帆也皺眉：「這間有點窄。」

「另外隔的，租屋網上就是登記兩大兩小，另外一間也差不多，還西曬。」屋主沒看李依帆，倒是審視著他。

李依帆又看了另一間，不發一語，沉著臉去看浴室和廚房。

「其實你們來臺北工作的年輕人，只是先打拚幾年，加班時間又長，不常在家，房間小一點沒關係吧？別過得那麼奢侈。」屋主說：「也可以來客廳看電視啊，反正第四臺費用房客平分，不看白不看。」

「其他房客是男是女呢？」李依帆又問。

「我只租女的。這是你男朋友嗎？先說好，別帶男朋友，影響其他房客的權益。」屋主嚴厲地看著她，「當然也不准養寵物，合約上都會寫。」

「我還沒確定要租呢。」

屋主索性閉了嘴，冷冷地跟在李依帆身後又繞了一圈，離開前又補充：「等都更後租金就不只幾千塊囉，妳不要也還有人搶著來看房。」

「那麼老的房子，房間隔成老鼠籠來賺錢，以為這裡是什麼蛋黃區？離捷運站要走二十分鐘以上，也敢說近捷運站。」李依帆疾步下了樓梯，關上大門後才開口，聲音冷得彷彿能掉冰渣。

「妳爲什麼要看房子？」

「我看好幾天了，套房太貴，又沒廚房，其他這個價位的都是頂加或夾層，不然就是男女混住，又只有一間浴室，我不想和陌生男人共用浴室。」

他聽到浴室中一動，甜絲絲的。

她可沒把他當陌生男人看。

「在臺北沒有房子的人就是賤民，要不一輩子省吃儉用把人生賣給一筆房貸，不然就是薪水都拿來繳房租，老了被房東趕走流落街頭。」

他驚訝地看著李依帆。他從來沒想過這種事，媽媽老是說要存錢幫他買一間房子當成結婚禮物。他想告訴她，要她別擔心，心跳得厲害，話到嘴邊又說不出口。

他沉默地載著李依帆一路駛下高架橋，穿過一排灰撲撲的褪色公寓，頂樓加蓋高矮錯落，樓高皆不到七層，巷子窄小，停滿了機車，鏽敗的防盜窗上覆著混濁的藍綠色遮陽罩，深綠淺綠的盆栽穿過鐵窗，沿著灰色外牆蔓生，枯黃的藤蔓纏在張牙舞爪的電線上，幾戶人家陽臺曬著五顏六色的衣褲，被風吹得獵獵飄搖。

那光景倒有點像臺南，但臺南的住家沒有那麼擁擠而密集，即便是他這個外地上來求學

打拚的打工族眼中，青春時代新聞媒體口耳相傳繁華奢靡的臺北市內也依然有那麼貧乏破落的街景，生活被壓縮在一格一格的鐵窗內，隨著破舊霉濕的老公寓搖搖欲墜。

「他們也不見得過得不好。」李依帆輕聲說，「至少房子是自己的，還守著一個都更的夢。」

「不是頂好的學區，離捷運站也不近，但至少晚上的時候整棟的燈都亮著。」

「妳要搬出去嗎？」停下來等紅燈時他問。

「嗯。如果找到房子，越快越好。」李依帆漫不經心地回答，「先別告訴你姊姊。」

其實他和姊姊一個禮拜下來說過的話可能十根手指算得出來，李依帆明明也看在眼裡，他們的關係不比分租雅房的室友親近，他根本不用介入李依帆想瞞著姊姊的這個秘密。

正因為想到這點，他驀然間臉紅心跳，口乾舌燥，彷彿天上掉下一份禮物，而他還猶豫著拆開後會不會只寫著謝謝惠顧。

胖子提著一手海尼根在門口等他。他關店出來後，兩人各自騎上機車直奔河堤。

以前系上烤肉來過一次，他就記住了這個地方，畢竟被邀約的次數太過珍稀。

那時他想追的女生都坐在系上人緣最好的男生旁邊等著吃肉，他坐在團體自拍時都會險被切掉半張臉的角落，有人需要紙杯防蚊液衛生紙時在遠方喊一聲，他就從雜物堆裡摸出來傳過去，黑暗中始終沒傳回一聲謝謝。

但風景真的不錯，電線桿一根一根向河堤的盡頭架過去，連綿的電線收束到巨大的電塔

中再向下一座電塔悠悠延展，夜空中唯一的光源，引著他的視線不自覺就投向了遠方。他把李依帆的事告訴胖子。

「靠！」胖子大叫，「是男人就衝了，她表示得夠明顯的吧！」

「你也這樣覺得？」

「吃你買的早餐、喝你買的牛奶、下班坐你的車、幫你打掃房間、要搬家又只讓你知道……嘖嘖，說沒有鬼我都不信，不衝不是男人啦。」

他仍猶疑，灌了口啤酒，雙手向後撐地，視線迷茫地沿著電線桿看到了遠方的大橋，跨向河對岸的城市。

今天關店得早，此時臺北應該正醞釀著另一番熱鬧——夜間娛樂正開始進場，車潮開始稀落的馬路上間歇響起刺耳炫耀的跑車車輪摩擦聲，大學生剛回宿舍登入線上遊戲，疲倦的上班族洗好澡正敷著面膜打開一部韓劇，中學生在複習卷下偷偷滑著手機，焦急等待同學給自己剛發的狀態按幾個讚——但從河堤這邊望過去，對面高聳氣派的河岸城區卻漆黑無聲，死寂得像一座末日的棄城。

「他們是不是太早睡了？」他喃喃自語，胖子約莫是沒聽懂，打了個嗝。

「你那個正妹早睡？」

「還有我姊呢……」嘆息乘著晚風降落在河堤濕潤的青草上，他拔起一把草，無意識地撕扯。

「你姊算什麼？又不是真的男人，偏偏這種假男人把走最多正妹，想到就有氣。」

「我姊也穿裙子的……」他想了想，視線又投向那片黑暗中零零星星的幾盞微弱燈火，「但我媽不會買房子給她。」

「光這點就贏了好不好，她自己也買不起，你怕什麼？」

他想到白天載著李依帆經過一條巷子，李依帆說她的家就在那附近。

巷子接近大馬路那側是一棟高聳的舊式大廈，白色外牆經年累月剝損而呈現水泥的灰色，巷子這側的樓基處挖成停車場的入口，建築向馬路那側是間「ㄣ」，包下了一到五樓，巷內那側則抹掉了所有窗戶，一片平板空洞的泥牆向上發展，突然又分裂出無數窗戶，黯淡鬆垮的換洗衣物從鏽蝕的鐵窗伸出來，水泥壁上爬滿裂紋般粗細不一的電線，幾隻小鳥停在頂端，藍天也被大樓群遮得小了，往上望去像末日後穴居人類仰觀日月星辰。

李依帆說她從小上學都必須繞出那條巷子，最早那裡還不是「ㄣ」，她看著那寬闊的大樓後牆一點一點填平，地表挖出一個通往地底的巨大入口，接近藍天處過於密集的窗口一點一點被漫不經心的生活腐蝕，她也逐漸不再站在巷口仰望天空，那近似科幻寓言的光景令她害怕。

胖子猛拍胸口用力打氣之下，他的勇氣被吹得像泡泡一樣輕盈，無限制地膨脹，閃耀著騎士盔甲的光輝。打鐵要趁熱啊！胖子諄諄告誡，多少女孩的心就是因為男人沒有跨出那一步而迅速冷卻下來，最後被他人撿去便宜的。現在儘管是個做什麼都憑感覺的時代，但感覺也是需要抓緊時機，慢慢醞釀，準確收割的。

他從黑漆漆的河堤一路藉著酒意飛車回家，經過市區時周圍浮滿霓虹光團的景深亮起來了，回到住處停好車時，那種紙醉金迷的廉價霓虹光又驟然消失，只有大樓門口的燈隨著他的靠近啪地亮起。他一仰頭，七樓仍燈火通明，樓下住戶都睡了，夜裡看起來只有樓梯間一盞盞黃色的光源，像塔中引路的燈。

他突然不想搭乘電梯，要就著那一盞盞的燈一步步爬上去向他的情人告白。

推開大門，他先伸頭往內張望，姊姊和李依帆在浴室裡，在熱霧繚繞色香充盈的天國。

他直覺她們之間也該談判了，輕手輕腳關上門，拖鞋也沒穿就蹣跚著腳穿過走廊，停在浴室門口。

裡面正如火如荼。

「一個月租金六千就算便宜吧，水電還要均分，離捷運站又遠，妳一個月下來就要在房子和通勤上花超過一萬元，又要給家裡錢，還得吃飯呢。」

「我知道，暫時找不到更便宜的，除非離開臺北，那樣也得換工作。」

「妳沒在其他城市生活過，不習慣的。」

「我也不想離開臺北。」

水聲停了，幽幽的嘆息隨著水氣從門縫孃孃鑽出來。

「他一直約我。」李依帆說：「我刻意無視他，但他每天上下班都來堵我。」

姊姊沉默了，浴室外他心臟猛地一抽。

「他知道我住這裡了，非搬不可。」

「他，就是妳之前公司裡那個男的？」

「放話告訴全公司我和他在交往的那個。」

「先想想別的辦法，別急著搬家，先去警局備案？放到網路上人肉搜索？先請哪個男同事陪妳下班？」姊姊急急說了一大堆，李依帆都沒回答，於是語速又沉緩了下來：「怎麼現在才告訴我呢？」

「我自己解決，我請妳弟陪我出門，載我回家，我以為他覺得我有男朋友就會放棄，但沒用……我怕妳會氣那個人，會心疼我，會恨自己無能為力，我怕妳難過。」

知鴻木然站了許久，退回客廳，拉開冰箱。

昨天買給李依帆的牛奶還未開封，或許之前的牛奶根本就不是她喝的，或許根本就沒有被喝掉。

他本來想去李依帆喜歡的蛋糕店再買一個蛋糕當作告白禮物，但昨天他才發現那家店毫無前兆地鐵門深鎖，上面貼著一張A4白紙，草草寫著漲店租不得已結束營業，原先擺在店門口的一組木頭小桌和盆栽也不見了。他透過李依帆知道那家店，店長見證了他每一次為李依帆買蛋糕的志忑甜蜜，明明天光敞亮，他卻隱隱惆悵。

他回到房間，打開電腦，腦內尚渾沌失重，於是抓起手機，點開交友軟體，隨機尋找附

近的女性，濃妝豔抹的、擠眉弄眼的、磨皮美肌的、只見乳溝的……只要照片看得順眼，他都丟了一樣的訊息過去，他迫切需要和人說話。

姊姊和李依帆從浴室出來了，回到房間吹起頭髮。

他把頭探出房間，姊姊房門沒關，他聽見開保養品和吹風機的聲音，兩道身影在房間各自走動，在走廊上被拉得長而歪斜。

一雙拖鞋緩緩從房間這頭走到另一頭，吹風機關了。

「妳真美。」李依帆嘆息著，「妳知道我最喜歡妳剛洗完澡的樣子，整個人都覆蓋著一層珍珠的光。」

他好久沒和姊姊面對面說話，心中的姊姊還是國中時油光滿面、痘痘紅腫、中分西瓜皮的樣子。

「爲什麼妳從不相信？只要有人追求我就就折磨自己，因爲我是別人人口中的正妹而妳不夠養眼嗎？因爲妳覺得自己配不上我嗎？」

兩個人都哭了起來，歪斜顫抖的影子合而爲一。

他悄聲回到電腦前，戴上耳機。

剛剛發出的罐頭訊息在電波中載浮載沉，通通沒有收到回覆。

心中荒蕪的黑洞拉扯著他，他拚命抓著手機彷彿那是維持神智的救命稻草。

他已經從頭到腳被摧毀過好多次了，從青春開始，那股無依的恐懼就時時刻刻伴隨著他，伴隨著隱隱的嘲笑、求助無門的怨恨，他在人生的戰場從來就是剛提起武器，就被踩得

丟盔棄甲。

他原以爲姊姊和自己是一類的人，但姊姊和他終究不同。

李依帆是真喜歡姊姊的。

隔天他請了一天假，胖子在臉書上問他告白了沒，他假裝未讀。

倒是媽媽下午便心急火燎地打來電話。

倒不是神通廣大到爲了他的臨時蹺班與師問罪，卻是掌握了另一道線報。

「是不是有個女生住在你們那邊？」

「嗯。」提到李依帆，他心裡還是難過，沒資格疼痛的傷口，永遠也結不了疤。

「她和你姊什麼關係？」媽媽語氣嚴厲，如臨大敵般在電話那頭壓低聲音：「你有沒有發現？她們是不是那個……那個……」

「姊說是大學同學。」他不耐煩地打斷。

「媽媽知道你一向聽知涵的話，但這很嚴重，你不要幫知涵隱瞞。」媽媽的聲音突然又溫柔起來，「媽媽最信任你，所以要讓媽媽知道真相。你姊姊是不是和她有什麼奇奇怪怪的關係？」

媽媽比他預期的還早發現，他這支跌停板上漲的時機也到了。

他突然有種錯覺，媽媽或許早就發現了，刻意挑在他最不想看見李依帆和姊姊的這一天來要他投誠。

「你姊姊是不是在和女生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他把手機拿遠，媽媽尖銳的聲音卻還是鏗鏘有力地刺進耳膜。
媽媽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變。

姊姊爲了臉上的青春痘大哭的時候，他第一次知道靠A片射精可以暫時封住心中那個荒蕪黑洞的時候，姊姊把自己咬得鮮血淋漓的時候，他暗戀的女生當著全班的面羞辱他的時候……媽媽賢淑盡責，全程見證了兒女人生中所有的坑疤，努力粉飾太平。

她稱爲「有的沒的」那件事，盡是一些人生的細枝末節、微不足道的粉刺肉瘤。連提都不配提，怕髒了嘴，怕那些累贅的念頭過到心裡去。

「妳想太多了，」他聽見自己在說：「就是姊姊朋友想省房租所以借住而已。我每天都在，怎麼會不知道？」

媽媽的語氣仍然警惕。

「知涵說你最近老是買牛奶，在冰箱放到過期，她都幫你丟掉了。你什麼時候突然愛喝牛奶了？」

「上班太忙，忘記了。」他乾乾地回答。

「記住，如果你姊姊那邊不對勁，一定要告訴媽媽。」媽媽嚴肅地叮嚀他，「答應媽媽。」他模糊地回應，心不在焉。

他釋出想獨自租一個套房的想法，媽媽立刻恢復戰鬥狀態，反覆逼問他是不是被姊姊的變態行爲嚇跑，他苦苦否認，她又帶著哭腔要他記住血脈親情是唯一的依靠，他邊聽邊摳著

牆壁上一道壁癌剝落的裂縫，幻想戴阿姨兒子結婚時他們會全家動員來這裡粉刷，歡歡喜喜迎進那個幸運的女孩，從此血濃於水，歲月安穩。

掛上電話，他把手機丟到枕頭邊，自己也往後慢慢倒在床上。

迷迷糊糊不知道睡了多久，知鴻聽到鑰匙開門的聲音，姊姊和李依帆提著一大堆東西進來的聲音，一進門就跌跌撞撞的。

她們總是有那麼多毫無意義的情話要說，甚至連標準的情話都不算，只是用言語不斷不斷確認彼此擁有自己，口頭意義的交歡。

他伸個懶腰，坐起身來。隔壁的私語還是那麼甜蜜輕軟，無垢無憂，無神無鬼。那些對話碎碎地編織了一對情人的未來。等我們有家以後，要養兩隻貓、要有一間寬敞的貓房，能夠俯瞰窗外，下午貓都被陽光照得暖暖的。

低廉得可憐的薪水買不到的未來，被房價壓垮的風雅品味，在工作與休息的縫隙中逐漸庸俗狹窄的格局，在此刻的言語交歡中都不存在，此刻只是一片陽光沙灘，風景明媚，兩個相愛之人砌沙爲城，澆水成形，雄心萬丈地據一座沙堡，從此日日擔憂海浪侵襲。

等妳們有家的那一天，他想。

我就自由了。

寫出一座城市荒原的男女孤獨圖景，將被城市擠壓的心靈秘密刻畫得十分入味，寫實得
到位，彷彿我自己也看見年輕時流盪於城市荒原的身影，一代又一代的作者寫出各自的城市
故事，打撈蜉蝣碎片，化為個體的暗夜神傷。作者文字圖像感與文字感都能精準捕捉這樣的
心靈與空間密度，城市的身世與個人的流離融為一體，場景調度隨手即能切換人物位置，通
過合宜的彼此對話，展演短篇小說的突圍技術，細節且又可觀（比如沐浴，在專櫃等細膩書
寫），低氣壓與高氣壓的氛圍彼此迴旋流動，自成層次，是一篇成熟之作，處處自知且都沒
踩空。